

名家访谈

杨丹

屋外是秋老虎的烈焰炙烤，展厅内是“关瓷”的满室馨香。68岁的台湾艺术家关兰着一身褐中点绿的中式套装，快步走来，与我作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三毛曾说：知交零落是人生常态，能够偶尔话起，而心中仍然温柔，就是好朋友。

认识关兰已有9年，每想起她，心头除却温柔一片，还有与日俱增的敬佩。因为明了她执著而殊为不易的坚守，辛劳而甘之如饴的耕耘，艰苦而独出心裁的创新，懂得她跳跃在心头的那个五彩斑斓的“用中国彩绘中国心的中国梦”。

9月11日，“关·兰·瓷彩2021”在长沙简博画院开展。展览共展出关兰的精品力作100多件，呈现了关兰对瓷绘的最新探索与思考。执手穿行在展厅中，听她用绵软的台湾腔普通话缓缓介绍，指间的温度，瓷彩的润泽、釉下的绚丽，在脑子里杂糅氤氲晕染，合成了一位老艺术家上下求索、痴心不改的心路图。



向日葵蝴蝶鼓胸大口缸 高28cm

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花甲之年成“醴漂”

关兰1953年生于香港，祖籍广东阳江，幼时随父亲岭南隔山画派重要传人关保民习画，得隔山花鸟画法精髓。中学后负笈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，师从黄君璧、林玉山等国画大师，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。毕业后，她在台北成立隔山画馆及国风出版社，投入美术事业，并涉足两岸三地文化艺术交流，推广当代艺术，影响很大。

2012年初，关兰陪祖籍益阳的先生丁志兴回乡探亲，偶然在长沙看到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展览，“惊为天人”，萌生了去醴陵采风的念头。

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。首次采风结束后，她对同行的艺术家们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要留下来。”谈到当初的决定，她又开心又庆幸：“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不得了的东西，必须‘埋’下来，好好研究探索。”

每年来醴陵采风的艺术家可谓多矣，但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。女性、台湾人、年近花甲，这是关兰当时身上的几个标签。人们也因此普遍不看好她能长久坚持。但关兰用近10年的光阴，用一件件令人惊艳的作品回答了这个质疑：不是惊鸿一瞥，不是蜻蜓点水，而是后半生艺术情缘的开端。

做“醴漂”，当“小学生”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纸画和瓷画，相差很大。练泥、拉坯、施釉、控火……她一样样地虚心学习。起先几年，她台湾醴陵两头跑。后来，先生丁志兴退休后，也从台北来到醴陵，给妻子当助手，关兰才稍稍轻松些。两个花甲老人一起做起了“醴漂”，开着一辆醴陵牌照的小车，租住在简易的民居，相携相扶，相依相伴，一门心思投入到釉下五彩瓷的创作中来。

艺苑风景

女书的颜色



宋飞云

如果有人问兵马俑是什么颜色，你会说，你看到的是土黄色，黄土高坡的颜色。我说，它原本是彩色的，是千年的厚土给予它厚重的容顔。

由此，我不禁想到，那蛰伏湘南一隅的女书呢，是什么颜色？你到湘南，到江水，到上江圩，到浦尾村……你会听到那些女子模仿她们前辈的哽咽的呢喃，会听到女书园里那俊俏的讲解员关于人死书焚的讲述，你的

眼里或许会闪过灰烬飘飞的身影。于是，有人会说女书的颜色有些晦暗。而我的眼里女书是鲜亮的，这是它本真的色彩，就像那秦时的兵马俑。鲜亮是女人最喜欢的颜色，鲜亮是女人骨子里的本我。湘南的颜色就是女书的颜色，她是山岗上的杜鹃花，她是庭院里的月季，她是潇水河里清亮透明的波光，她是都庞岭四季无边的风光……这才是女书最原始的色调。

有人说，女书是一道谜，千古之

谜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人世。我说，自从有了人就有了男人与女人，没有人能分清先有女人还是先有男人；自从有了文字的海洋，就有女书，它是闪耀着人类文明波光的一条小溪流。在我迷离的眼里，女书是与楔形文马雅文陶文殷墟文共舞的人类的精灵。实在要说它是一道谜，那伸展到云端的身姿就是它不变的谜面，那是文明抛光后的模样。那谜底呢？谜底就在深深浅浅的女书河里，任由高超的你潜游，打捞……



九如瓷板 高85cm

丰富了釉下五彩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技法

“对于艺术，仅热爱远远是不够的，更需要的是付出。付出多少，收获多少。”关兰感慨地说。艺术之路从来不平坦，坚守不易，创新更难。其间甘苦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醴陵自汉代开始产陶，宋代开始烧制陶瓷，陶瓷生产历史悠久，陶瓷文化源远流长，与江西景德镇、福建德化并称“中国三大古瓷都”。1915年，醴陵釉下五彩瓷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，被誉为“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”，自此蜚声世界。2008年，醴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关兰由画而入瓷，是“半路出家”，因而少了许多束缚，这如同平静的湖面投入一粒石子，泛起的串串涟漪，既成就了她个人独特的风格，也丰富了釉下五彩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技法，给传统的工艺带来了新气象。

关兰以岭南画派撞水、撞色的

小写意花鸟技法入瓷画，并创造性的探索出色釉局部堆积、塑形技法，甚至引入西方现代绘画的设计意识，构建了自己颇具识别性的艺术语言体系。

关兰有着极强的造型能力和把握整体的能力，有着卓然的色彩感悟力和表现能力。下笔果敢、准确，“写”中有“工”，“粗”中有“细”，既放眼全局，又精于细节。

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，加上对釉下色彩工艺的深入研究，关兰总能成竹于胸，从执笔熟视，到振笔直遂，免起鹞落，一派从容，绝无拖泥带水的犹豫。瓷之色彩，笔之意味，花果之气韵，鱼虫之精神，融会贯通，酣畅淋漓，一气呵成。其笔下万物有灵，一切生灵，仿佛都有了意识，有了灵魂：花能解语，蝶能传情，叶会顾盼，鱼会报信……从而能赢得观赏者的强烈共鸣。

中国彩·中国心·中国梦

2013年关兰的首个瓷绘个展，取名就是“中国彩·中国心”，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刘晨也以“中国彩·中国心”作为主题。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。

醴陵釉下彩瓷的色彩，自从上世纪初创烧之时仅有的玛瑙红、海碧、草绿、赭色和艳黑等五种，历经百年探索创新，到今天已经可以烧出几乎所有的颜色。现在所谓的“五彩”，只是代指无数多种色彩了。“可以说，‘醴彩’达到了世界瓷彩工艺的史上最高水准。这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，我更喜欢称它为‘中国彩’。”关兰自豪地介绍。

画家和艺术推广人的双重身份，让关兰有着更广阔的艺术视野。疫情暴发前，她刚自费到了著名的德国麦森瓷场考察。“我们有着最好的中国彩，应该做出最好的媲美国际高度的作品。我虽是一个

游子，可始终有一颗中国心，希望国家富强，艺术辉煌。”这也是她藏在心底的一个中国梦。

“九尾金鳞戏水垓，紫玉有香蜂自来。鹧鸟同歌和谐调，锦绣山河美之哉！”展厅里巨幅瓷版画《九如瓷版》的题诗，不知是否让观众触摸到了她那颗滚烫的中国心？

瓷器是泥与火交织而成的神奇之物。选好泥，施好彩，控好窑。是关兰总结出的好瓷彩九字真经。

关兰说，自然的颜色最美，因为造物的本色。为什么瓷彩那么美？因为色料回到了它的自然状态。

颜料中的金属氧化物经过1380摄氏度窑火的熔融烧结后，矿物结晶回到它的起始状态，结晶成宝。1380摄氏度，是地幔柱冲出地壳的温度，是大多数宝石结晶的温度，也是“关瓷”凤凰涅槃的温度。

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要为生活增色添彩

在关兰的笔下，向日葵是张着大脸微笑的，金鱼是欢快地摇尾的，春算是铆足了劲破土的，百花更是摆出了各自最美的姿态倾情绽放，写尽春华秋实，却没有枯枝败叶和衰草残花。这大概是因为她心中有爱，爱艺术，爱生活，爱自己，爱他人。爱让她的精神富足：平视人生，笑对世界，喜见万物生长，乐在纵笔抒怀。

她的作品典雅富丽，清新悦目，极具中国画画的意境气韵，题款更是深谙中华文化艺术之精髓。比如茶海，有诗云：鹤鹤巢林，不过一枝；鼯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又如牡丹金鱼缸罐，题诗道：淡得人生知足乐，纵非富贵亦悠游。充满哲理和禅味。但她的艺术观却是非常接地气，有着普世的情怀。

“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是要为大众为生活服务的。”她坚持艺术为生活增色添彩，让陶瓷艺术作品进

艺术论坛

“唯流量论”才是根源

晏杰雄

近期有关“流量明星”的负面新闻接连而出，引发社会议论热潮。

各类负面信息是“标”，其背后的诱导机制才是真正的“本”，治标须治本，失德艺人的出现，既与其私德有关，也离不开宏观层面上整个行业的沉疴痼疾。那就是利益原则驱除了价值原则，浅层快感取代了深度审美，成为主宰演艺行业的至高法则，“流量为王”的背后是“利益至上”。在此法则下，明星脸型的帅和美不是艺术欣赏层面的，而是转化为资本的媒介，成为粉丝文化的附着物。一个人长得美，过去我们叫漂亮，现在有个词叫“颜值”，从字面看就是资本文化逻辑的表征。一个明星拥有“颜值”，不需要有才，本身就代表巨大的无形资产。甚至，有人喊出“颜值就是正文”的口号。不是真有爱啊，而是真有钱！

“流量明星”作为一种于互联网资本主导的娱乐产业生态中形成的现象，其形成不仅有赖于泛娱乐资本的投注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扶持，同时也高度依赖于造星团队对明星粉丝圈层的“运营”。为了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，变现渠道不断扩张，各路造星团队借由“粉头”引领的严密组织，对“流量明星”的粉丝社群进行持续的诱导和动员，旨在向粉丝布置各种任务，制造并增加“正面”数据、消除或压制“负面”数据。由于长时间、大规模的“粉丝运营”，在“流量明星”的粉丝圈层中，渐渐形成了“爱他就为他做数据”的“饭圈观念”，形成了“控评”“打榜”“反黑”等一系列“饭圈实践”，滋生了乱象丛生的“饭圈文化”。

“流量”是越来越大的疯狂雪

粉墨春秋

《古塘湾1930》：再现90年前的星星之火

朱敏

90多年前，在那个被称作古塘湾的地方，人们在做什么？做一颗火种，去燃烧、去释放、去燎原！

《古塘湾1930》，由岳麓区委宣传部、长沙叁零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，成功塑造出了一组为了信仰、不畏生死、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群像。该剧以非传统叙事戏剧的形式创作编排，以信仰为核心主题，以“马日事变”为故事起点，分险境、火种、亮帜、低谷、拜月、追寻、诀别7个部分，讲述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，以叶魁为首的“古塘湾共产党员组成的‘复仇大队’积极响应党组织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，在长沙河西地区英勇斗争的故事。剧情根据史实设计，从步履维艰到星火燎原，从英勇战斗到遭受重创，从天伦之乐到血泪永别，可谓跌宕起伏、激荡人心。

夏斌饰演的叶魁，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。他是一名打铁匠出身，本名书清，因为性格豪爽、为人侠义、不畏强权，称“我不怕鬼，敢同鬼斗”，而得名叶魁。当腿部受枪伤却被旁道时，他当机立断让女婿用烙铁烫伤口，让敌人无从辨别。当独立一团内部有不同声音时，他语重心长地阐述自己的信仰：“终有一天，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我们可以勇往直前，我们可以无所畏惧，我们可以拿命来换。”当敌人要他投降时，他大义凛然地回应：“活着不怕恶人，死了不怕恶鬼。”当敌人嘲讽他铁匠出身却要干革命时，他铁骨铮铮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是铁打的。”这些台词直击观众心灵。同时，他也有着柔软的一面。母亲被害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在泪水中完成了与母亲灵魂的对话。

叶兆枚（郭纪新饰）是一名进步青年，得知父亲叶魁“复仇大队长”的身份，主动追随父亲的脚步。他的恋人妮儿（陈颖婧饰）也满怀革命理想和激情，为了追寻梦想，不惜让男友等自己10年，最后两人成为革命伴侣相互扶持。争议人物秋茄子（姜维羽饰）的叛变，剧中

球，而“流量明星”身上则存在着价值与价格不符的悖论。因此，讨论“流量明星”的问题，要先清楚症结所在。真正的事实是，“流量”不是原罪——商业文化产品选用明星从来非我国独有，“流量明星”和“流量明星粉丝”也不是乱象的根本病因，“唯流量论”才是影响社会风尚的症结所在，一个事情做得过度，它的负面效应就会放大到极致。

“流量”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正常的一种商业手段，犹如之前的打广告卖商品，是互联网时代激活市场的一种新业态与新方式。搅乱公众视线，引起大众反感的，是大行其道的“唯流量”思维及其对影视艺术领域、网络公共领域的侵犯。“唯流量”逻辑既误导了明星和粉丝，也滋生了不良风气，败坏行业环境。

最大一个隐患是把价值观、美学观还未成型的青少年带偏了，导致未来一代一部分成为资本所奴役的群体，被消费文化、大众文化、流行文化、爽感机制、后现代美学所引导，解构了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中华传统美德，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，把诚实劳动看成傻帽行为，把内在美看得不名一文。

从深里看，这是资本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抢夺阵地一个问题，处理不好，后果严重。因此，有关部门不仅要严格监管文娱公司的“粉丝运营”，而且应采取多种方式破除弥漫在泛娱乐行业业中的“数据拜物教”和“唯流量”逻辑，把流量引向该去的地方，建立相对健康、合理的行业资源分配与受众评价机制，鼓励德才兼备的明星获得名副其实的流量。只有这样，方能真正建立起治理“饭圈乱象”的长效机制。

其实早有铺垫。困境时的怨声载道，足见信念不坚；对于金钱和女人的欲望，可谓三观不正；粗鄙的言语和行为，说明素质不高。为了悬赏的2000个大洋，他出卖了叶魁，最后却只得到了10个大洋。面对“比亲哥还亲的哥，他的头只值10个大洋？”“我为10个大洋，害了我哥的命？”的灵魂拷问，他选择了自杀，结局令人唏嘘。

“以青春点燃梦想，一团火成为朝阳，去映红孩子的脸庞。麓山青青湘江长。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，我们来日方长。”“用尽一生的力量，追求光明的梦想，坚持自己的信仰。我们自己的世界，贮存着最美丽的梦想。春风拂过绿色的麓山，温柔着月下的湘江。再没有无奈的别离，再没有苦痛和彷徨。再没有压抑寒冷，再没有伤痛饥荒。”……优美感人的台词唱腔，如诗如画，感染着观众们。

该剧采取多媒体迅速切换加上真人演绎的方式，干净利落，一目了然，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感。身处困境时的压抑灰黑，党旗飘扬时的火红热烈，恋人相会时的湛蓝星空，血战到底时的悲壮深红，亲人相会的一轮巨大血月……该剧对色调的运用挥洒自如，更好地渲染了剧中人物的情绪。叶母被害后，曾与叶魁有一段灵魂对话，表现形式是叶母从上层舞台缓缓走过，话语有回声效果，而叶魁与战友们在下层舞台上痛不欲生，具有很强的舞台感染力……

越是深入探究古塘湾支部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，对这群舍生忘死的英雄越钦佩，对党的忠诚和信仰越坚定，对如今的幸福生活越珍惜。

